

读书抗疫

龚本庭

新型冠状病毒,扰得人的确寝食难安。忧国,也更忧民,可我又有心而无力,使不上什么劲。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我只能呆在家中隔离,让这粒灰不落在我身上,我不成为传染源,这也是在为社会做贡献。

小城封城前,我刚从武汉开会回来,做志愿者都不合适。只好呆在家中,注意观察身体,有异常及时 向社区反映。浏览网络,关注疫情,各种信息,各种辟谣,各种攻讦,让人眼花缭乱。我不知道风,是往 哪个方向吹。我一时还真有大诗人徐志摩的那种感受。干脆,把手机放置一旁,不管这些吵吵嚷嚷,静下心来看看书。

家中存了不少书,却在书架上蒙

尘。每次看到这些书,我就有些惭愧。我在节假日,经常去逛逛书店 ,每次都都不会空手而归,总要买回几本带着墨香的书。或者趁当当网做活动时,止不住手痒,买回大量 的书。只是近几年,时光好似安上了车轮,让人还来不及回味,一天就过去了。白天工作忙,工作烦,晚上也经常受到干扰,静不下心来看书。有时有那么点空,不是想喝点小酒,就是想放松一下自己。有时是 捧起书,可看不了几页,瞌睡又来了。待重新拿起书,都不知道上次看到了哪。黄庭坚说:“一日不读书, 则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现在,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个文化人了。

这几天,晚上睡足了觉,白天却不

知道该干啥。就是躺在床上,也睡不着。既然不想看手机,就只好 看书。先挑自己喜欢的看,那些名家的书,排行榜上有名的书。自然,好书有好的道理,我要去努力欣赏。有些书,的确是好,可是我阅读却困难。一个作家说过,我们不能看自己感觉舒服的书,那样就没有提高。一些难懂的书,我也耐着性子读,反正时间有的是。

家中的名著看得差不多了,本地一些作者送的书,正好仔细看看。前几天本地作协开代表会,收到本 地作者的书,共有十多本。诗歌、散文、小说都有。以前,也有一些作者送书,但大多都没仔细阅读。那 么多好书都看不过来,哪有时间看这水平一般人的书呢。可这

回,身在围城中,又无俗事打扰,正好静心 阅读他们的书。通过阅读这些文友们的书,大致了解了本地作者的水平,对自己的优势与不足也有了比较 清晰认识。仔细阅读他们的书,就会想到作者这个人,他长的什么样,与我有哪些交集,他又是如何写出 这样的文字。当然也有的水平不怎么样,看人家却一腔热情,满怀信心在读书写作,我又岂能不勤奋努力 呢。

书中自有诗和远方,在家整整封闭 45 天,看了 20 多本书,更重要的是,新冠肺炎也得到有效的控制。 此次闭门读书,也相当于一次闭关吧,收获一定也是大大的。

一“壶”春光

马海霞

芽细叶,七八个人采摘一整天,也不过采一斤,所以明前茶,贵如金。

三爷爷又说, 都说我喝茶小气,我哪里小气了,哪个小孩子从我身边路过,我都截住请喝茶嘛。嘿,三爷爷这话说的,别说贵如金的茶,就是再好的东西,一把茶壶你也喝我也喝,多不讲卫生呀,当然还是喊“三爷爷”逃之夭夭为妙。

那年春天, 我家和三爷爷家都批了宅基地,新房相邻。那时盖房子都是请亲朋帮忙。三爷爷也阔气起来,对于来帮他盖房子的人好酒好烟款待,还泡了好茶。用大的玻璃瓶装着一,一片片嫩绿的叶子在瓶子里舒展开来,上下漂漂,茶汤嫩绿明亮,看着就十分养眼。

三爷爷也破天荒送我家一小袋, 嘱咐父亲说,这是明前茶,不要用沸水泡,80 度水温即可, 不要用暖瓶冲泡,要用玻璃瓶子,喝茶虽说喝的是味道,但这么好的茶叶,看看也是一种享受。那天父亲冲好茶后,请大家喝,大家都说真是好茶,味道清新,回味无穷,如春雨滴在心头,干半天活儿,喝上一口,浑身轻松又舒坦。

房子盖好后, 三爷爷围着新房转了三圈,高兴得又哼唱起来。三奶奶说,这老头子,为盖房子舍了血本了,买了二两明前茶招待帮忙人。三爷爷说,妇道人家懂得啥,人家来给咱家盖房子,让人家吃好喝好,垒砖和泥才有力气。

后来,听父亲说,三爷爷平日的陶壶里装的根本不是名贵之茶,就是廉价的茶叶。但三爷爷爱逗笑,他那是用意念喝茶,清明前喝“明前茶”,谷雨前喝“雨前茶”。但盖房子时那二两明前茶倒是货真价实,还分我家一半儿,三爷爷喝茶果真不小气。

三爷爷性格乐观,他的“意念”喝茶法,让他不管喝啥茶,都能喝出一“壶”春光。

乳

娘

们

白来勒

手感、口感都和妈妈的不一樣！我刚停下的哭声又像山洪一样奔涌而出,我挤着眼睛,一手拨开,蹬腿踢脚,一个劲地哭叫。这样换了七八个人,结果都一样,我全然不像别的小孩那样“有奶便是妈,吃饱不想啥”,理一门心思要吃最早记忆的那个味儿,令真心想为我哺乳的大妈小婶乃至嫂嫂们大为尴尬:“没想到这叫花子还嫌娘黑? 没奶吃的舍娃子还嫌奶小奶大、奶黑白、奶软奶硬、奶甜奶酸? 看来这不是个省油灯,嘴头儿高着哩!”

姐姐们实在没办法,就将大人们吃的馍馍掐成雀屎大小的颗粒,开水泡软给我喂在嘴里,也许我饿坏了饥不择食,也许我冥冥之中意识到母亲不会再来给我喂奶了,反正非常配合地吃起来了。村里的大妈小婶们心中明白,我的营养不够,便隔三岔五地来给我送奶。她们知道我不会吮吸她们的乳汁,就提前在家将乳汁挤出放入碗中端到我家,或来到我家将乳汁挤到碗中。一位大妈告诉姐姐说,可以用这些奶水和上面粉,烙饼或蒸馍给我吃。这样,我在不知不觉中也就掺和着吃上了大妈小婶嫂嫂们的乳汁,当然,由于我的辈分较高,一些侄媳的乳汁我也在不知不觉中享受了,就是说不光分吃了和我年纪相仿的兄弟姐妹的口粮,也分吃与我年纪相仿的侄儿侄女甚至孙子辈的口粮,直到我能活蹦乱跳地走路,大约又持续了半年多时间。这些,都是我后来听家里人说的。小村里的很多妇女,实实在在地成了我的乳母。

从我能记事起,我就觉得自己是小村的孩

春之殇

谷 昭

1

运河之畔,不知名的花朵已经绽放
那些红色在灰蒙蒙的天气中格外醒目
像一簇跳动的火苗
风大的时候,火苗就使劲摇晃

河畔右侧是一座桥,行人稀少
我路过的时候脚步匆匆
害怕遇到带着面具的病毒

天气预报说,今天零下 5 度,有冰冻
但春天总是会来的,我想
看看那些红色的花朵
这就是一个暗喻

2

“风暴使橡树的根扎得更深”,赫伯特看着窗外
他生病的人主持圣礼

窗外,天色暗淡。远处的灯光,昏黄如烛
初春就以这样的姿势怯怯登场
寒风偷偷跟踪着

所有的不可能都有可能,我这样写着
看不见的风暴就突如其来
一座城的樱花都在风暴中凋零

但是,一切都会过去
坚不可摧的只有时间
橡树也好,松树也好,他们的根
终将深深扎进这厚实的大地

3

今年的雪比往年薄了许多
挽不起那厚重的白
无法遮盖裸露的黑色的石块

但这场雪已经足够了
足够一个人在通惠河畔
在雪地上刻出五个字,他又躺下来
把自己变成一个大大的感叹
雪落无声

4

在初春,听帕格尼尼第一小提琴协奏曲
跳动的音符如同春雨,打湿窗户
你拿起琴弓,不,不,不,这是魔杖
在江水交汇之城,直指灵魂深处

帕格尼尼,你是最“坏”的音乐家
你的音乐如罂粟花般鲜艳
我听到你的灵魂在和撒旦搏斗

音符飞舞,天空沉默
云朵如高山,如平原,让人精魂出窍
是谁骑着喷火的战马
谁的衣服又白如初雪

曲终,人未散,他还在日夜奋战
他的敌人看不见,他逆行的身影
是光明的闪电,划过天空



子,因为谁家有喜事,我就有好吃的享用。那时候,冬天非常寒冷,姐姐在炕上纺线,哄我坐在热炕上不许出去怕我受冻。不一会儿,村里这家给我们送一碗香喷喷的烩菜几个蒸馍,一会儿那家给我们端一碗热腾腾的臊子面。还有一些乡人给我们送来自己亲朋好友送给他们的干果水果让尝鲜,那都是有喜事的人家不忘让我这个没妈的娃娃沾光,分享他们的喜气和口福。那时候,物资紧缺,我也没有新衣裳穿。记得出门走亲戚时,总是轮换借别人家孩子的抱毯、罩衫或虎头帽,而没有一家不爽快借给的。

也许是我接受了多位母亲乳汁的滋润,我从小就比较聪明,两三岁就能站在社员大会的主席台上唱“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引来大伙的阵阵掌声;五六岁时就能将连环画《小柱头智送鸡毛信》下面的诗句脚本倒背如流,尽管我那时还一字不识,乐得曾为我奉献过乳汁的大妈小婶嫂嫂侄媳们赞不绝口,频频向我竖起大拇指,都说我将来必成大器。但我,从没有喊过她们任何人一声“娘”,她们却总是把我看成是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呵护、欣赏。

上世纪 70 年代初,我上学了。在小学一年级第二学期,赶上忆苦思甜说家史,学校安排让我在大会上发言,我清楚地记得老师给我准备的发言稿中有这样一句话:“我能活下来本身就是个奇迹,要是在万恶的旧社会,别说是满周岁的人,就是我的姐姐哥哥,可能也难以长大成人。”

我知道,如今,乳娘们那些洁白整齐的牙齿早已脱落,发黄,那些明眸善睐的眼睛早已浑浊、苍凉,那些丰盈、坚挺的乳房早已干瘪、垂落,但在我心里,你们永远是我美丽而善良的娘!

11 字的遗书

金 媚 王婧然

47 岁的男人
肖贤友
在大家的眼里,你是沉稳的、果敢的、温暖的……
你是妻子林林眼中的大树,是孩子心里的超人
可是,可是……
2020 年 1 月 16 日
你和众多新冠肺炎患者一样躺倒在病床上
病情一天天加重
尽管医护人员全力抢救
尽管你一直在顽强的和病魔抗争
尽管妻子和孩子天天眼巴巴盼着你好起来
可是,可是……
你的体温持续不降
呼吸一天比一天困难
仅仅 25 日这一天
妻子林林就颤抖着接过了三张病危通知书

2 月 10 日晚上
你终于获准在隔离病房见着妻子
老婆——老婆
我真的好想你们
好想再抱抱你和孩子啊
好想再给你们做一碗热干面
好想再陪你们逛一次汉街
好想再带着你们登一次黄鹤楼

2 月 12 日
你离开这个世界的前一天
你又颤巍巍地伸出了干瘪没有血色的手
向医护人员比划写字的动作
你吃力地在白纸上写下“我的遗体捐国家”
7 个歪歪扭扭的字
厚厚的护目镜下
医护人员再三强忍
也没能止住泪水

2 月 13 日下午
在你弥留之际
还是那张纸
“我的遗体捐国家”7 个字的遗书
你用全身的力气又写下歪歪扭扭的 4 个字
“我老婆呢?”
“我的遗体捐国家 我老婆呢?”
这张有着 11 个字的遗书
成为你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礼物

肖贤友
你的人生定格在 47 这个数字
你的“我的遗体捐国家”“我老婆呢?”
这 11 个字的遗书
会被无数个中国人收藏
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
我们永远都会记住你——肖贤友
一个平凡且伟大的男人
我们向你致敬
愿你一路走好

父母成了碑

徐天亮

在家乡夹堆,垂柳和泥土里
父亲挽着母亲站成碑

父亲是石油兵,穿军装
母亲是苦水泡大的绣娘
父亲用一台缝纫机,迎娶
小他九岁花一样的姑娘

父亲退役回乡
就取供销社粮食加工厂
改革离岗,从此两腿泥浆

父亲犁地吆喝嗓子亮
父亲烟斗明灭老酒又辣又呛
母亲把自己的泪父亲的汗水
缝成我们子女节日的盛装
缝进我们火热的梦想

我们和老屋依偎
和庄稼拔节生长
在父亲的斥责和母亲的呵护中
发芽开花,远走天涯

父亲老年慈祥一脸阳光
儿子学业中榜
大女儿江南开厂
二女儿老家盖楼
三女儿城市买房
小女儿学医读书谈对象
父亲酒杯一端逢人就讲

在父亲的阳光里
母亲幸福地流泪
饱经沧桑的皱纹不再疲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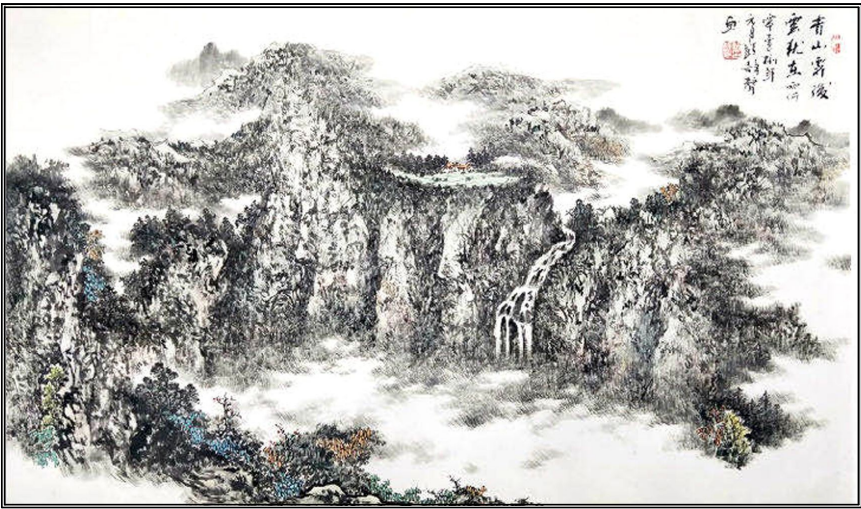
青砖绿瓦的老屋飘着酒香
门前的梧桐摇醒屋后的池塘

村头的枝丫跌落黄昏
父亲和老牛轰然倒伏
田头散落的缰绳
老槐树鸦啼声声

母亲在夕照中蹒跚
花白的头发与黑夜呢喃
一个炎热的午后
母亲奔向父亲,不再回头

走近清明
就触动我疼痛的神经
一杯黄土燃不尽
无数个午夜梦回思念成灰
望眼欲穿,从心底滑落的泪

青烟盘旋,柳条低垂
二老啊
让几斟酒,扶碑
再敬双亲一杯



青山霁后 赵静声作